



智量文集

译文编

我们共同的朋友

[英国]狄更斯 著

智量 译

(下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ZHI



文集
编

LIANG

WENJI

我们共同的朋友

[英国] 狄更斯 著

智量 译

(下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第三部

山重水复^①

① 本书第三部标题原文为 A Long Lane(一条长巷),第四部为 Turning(转弯),都出自英国谚语:“It is a long lane that has no turning”,意为“路长必有弯,事久必有变”。今借用我国宋代诗人陆游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将第三部标题译为“山重水复”,第四部译为“柳暗花明”。

第一章

破产的人们

这一天，伦敦有雾，这场雾浓重而阴沉。有生命的伦敦眼睛刺痛，肺部郁闷，眨着眼睛，喘息着，憋得透不过气来；没有生命的伦敦是一个浑身煤炱的幽灵，上帝故意使它拿不定主意，到底是让人看见好，还是不让人看见好，结果是整个儿都模模糊糊，既看得见也看不见。家家店铺里的煤气灯闪闪摇曳，一副凄凉而晦气的样子，仿佛知道他们自己是一群夜游之物，光天化日下的事情是与他们不相干的；而太阳本身，当它在移动着的雾气涡流之中暗淡地显露片刻时，那样子仿佛它已经熄灭，正在彻底崩溃。甚至在伦敦四周的乡村里，这也是一个大雾天，不过，那儿的雾是灰色的，而在伦敦，在城市边沿一带的地方，雾是深黄色的，靠里一点儿，是棕色的，再靠里一点儿，棕色再深一些，再靠里，又再深一些，直到商业区的中心地带——这儿叫做圣玛丽·爱克斯——雾是赭黑色的。如果从北边山脊上的任何一点朝下看，便可以看见，那些最高的建筑物都不时地在挣扎着要把它们的头伸到这一片迷雾的海洋之上。特别是圣保罗教堂那巨大的圆屋顶，似乎挣扎得尤其顽固；然而在它们脚下的大街小巷中，这幅景象是看不见的，那儿，这座都市整个儿只是一团充满低沉车轮声的雾气，其中包藏着一场规模庞大的感冒症。

在这样一个日子的上午九点钟光景，甚至圣玛丽·爱克斯街的帕布西公司的办公处所也不是一个最有生气的地点——圣玛丽·爱克斯街本身就不是一个很有生气的去处——账房窗子里一盏煤气灯好似在哭泣，一股溜门贼似的雾气透过大门的钥匙孔悄悄爬进来，想要扼杀它。而这时，灯光熄灭了，大门打开了，只见瑞亚挟着一只布口袋从门里走出来。

几乎刚一跨出大门，瑞亚便走进浓雾之中，圣玛丽·爱克斯街

的眼睛便再也寻他不着了。然而这篇故事的眼睛却可以跟踪他向西走去，经过康恩希尔街、契普赛德街、舰队街、河岸街，走向底卡德利广场和阿尔班尼街。他步履缓慢、均匀有节地向那儿走去，手里捏着拐杖，长衣的下摆拖在脚后跟上；过往行人的脑袋不止一个要转过去望望他那已经消失在浓雾之中的、令人肃然起敬的身影，心想这大约只是一个不曾看清的普普通通的人影吧，是幻想和这场大雾起了作用，使它偶然看来好像是令人肃然起敬。

瑞亚走到了他主人住的那幢房子，主人的住室在三层楼上，他便继续走上楼去，在迷人的弗莱吉贝的房门前停住。他既不敢放肆地拉铃，也不敢放肆地扣门环，只用他的拐杖头敲了敲门，然后倾听一会儿，便在门槛上坐下。他一向习惯于像这样俯首帖耳，现在他在这条阴湿黑暗的楼道里席地而坐，像他的许多祖先那样，他们也许都曾经在那些地窖里这样地坐过，听天由命。

过了一会儿，他冷得直想呵呵手指头，便立起身来，又用拐杖敲了一次门，并且再次留神倾听，然后重新坐下等待。在他把这些动作重复过三次以后，他两只留神倾听的耳朵才收到弗莱吉贝从床上大声发出的声音：“你别大吵大嚷了！——我这就来开门！”然而，他并没有就来开门，倒是甜津津的又睡了一刻多钟，在这段附加的时间里，瑞亚极其耐心地坐在楼道里等待着。

房门终于开了，只见弗莱吉贝先生向后退去的衣襟又冲进了床铺里。瑞亚隔着一段距离恭恭敬敬地跟在这衣襟后面，走进卧室去，那儿生好壁炉已经有一阵子了，现在燃烧正旺。

“你怎么啦，你说说看，现在是半夜几点钟？”弗莱吉贝质问他，一边在被子下面转过身去，让这位冻得瑟瑟发抖的老人看见一只非常舒适的高高耸起的肩头。

“先生，现在不折不扣是上午十点半钟啦。”

“活见鬼！那一定是好大的雾吧？”

“雾非常大呢，先生。”

“那么，很潮湿罗？”

“寒气刺骨啊。”瑞亚说，同时掏出一块手绢来，站在炉边小地毯的边沿上，擦着胡须和灰白色长发上的湿气，眼睛望着适意的炉火。

弗莱吉贝舒服地往下一缩，重新把自己安排停当。

“是下雪、下冰雹、满街烂泥浆，还是什么的？”他问道。

“不，先生，没有。还没有那么糟糕。大街上还挺干净呢。”

“你不必吹牛了，”弗莱吉贝回答说，他原想把他的床铺和大街之间的对比搞得强烈些，现在失望了，“不过你总归是有点儿喜欢吹牛的。账本儿带来啦？”

“带来了，先生。”

“好的。我要花一两分钟时间把事情整个儿在脑子里过一过，我干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口袋掏空，给我准备好。”

弗莱吉贝再次舒服地往下一缩，重新又睡着了。老人在执行了他的指示之后，坐在一把椅子的边沿上，两手合在胸前，渐渐地抗不住热气的影响，打起盹来了。他被惊醒过来，原来弗莱吉贝先生已经笔直地站立在床前，穿一双土耳其拖鞋，一条玫瑰红色的土耳其裤子（从一个人手里廉价得来的，那个人又是从另外一个人手里骗来的），还有与此配套的一件长衫和一顶帽子。穿上这套衣裳，如果再能给他配上一把没底的椅子，一盏灯笼，和一束火柴，那就十全十美了^①。

“喂，老家伙！”迷人先生用他那轻松的嘲弄口气大声说，“你眼睛闭着坐在那儿，准备下一步打什么鬼主意呀？你没睡着。犹太人跟黄鼠狼是一个样！”

“真是的，先生，恐怕我是打过瞌睡了。”老人说道。

“你没睡着！”弗莱吉贝回答，狡猾地望了他一眼，“我敢说，这一招儿用来对付好多人都是有效的，可是别想迷惑我。不过，假如你打算装出一副对讨价还价满不在乎的神气的话，这想法倒不赖呀。噢！你是个骗子！”

^① 此处用何典故，待查。

老人摇摇头，温和地否认了这种非难，压住一声叹息没吐出来，同时向桌边走去，弗莱吉贝正坐在那里给自己倒出一杯喷香冒气的咖啡，咖啡壶是煮好了放在壁炉里的铁质锅架上的。这是一副颇能令人增长见识的景象，年轻人坐在安乐椅里喝着咖啡，而老年人却低着苍白的头一旁侍立，等候他随意发落。

“来吧！”弗莱吉贝说道，“把你剩余的款子摊在手上交出来，一笔笔算算看，你是怎么凑出这个数目字儿的，为什么一点儿也不再多。先去点燃那根蜡烛。”

瑞亚照办了，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口袋来，对着账本上的数目把钱数好，放在桌子上，根据账本，他是必须交出这个数目的。弗莱吉贝重又极其仔细地数过一遍，并且把每一枚一英镑的金币都敲了敲，听听声音。

“我想！”他一边说着一边拿起一枚金币来贴在眼前仔细察看，“你没有把这当中哪一块分量搞得轻些吧，不过你们犹太人是专干这一行的，是吗。你懂得‘让英镑出汗’^①这话是什么意思的，是吗？”

“跟您一样懂得，先生，”老人回答说，他的两只手在宽大的袖筒里袖着，站立在桌前，恭敬地观望着主人的面孔，“我可以放肆地说两句话吗？”

“可以。”弗莱吉贝宽宏大量地准许他。

“我受雇于您所正当获得的身份，跟按照您的策划我所应该表现的身份，先生，您不会——不是有心——当然不是存心啦——有时候，把这两者混淆起来吧？”

“我认为不值得让我来在这种事情上寻根究底。”迷人先生冷冷地回答。

“为了公平也不吗？”

“去他的公平！”弗莱吉贝说道。

① 当时有人把硬币放在麻袋里用力摇晃，使金属表面的一层磨掉，然后把麻袋烧成灰，再从灰烬里提取金属，俗话把这叫做“让英镑出汗”。

“为了宽宏大量也不吗?”

“犹太人跟宽宏大量!”弗莱吉贝说道,“联系得真妙!把你的付款收据都掏出来吧。别说这些耶路撒冷的废话了。”

付款收据都掏出来了,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弗莱吉贝先生把他崇高伟大的心思全部集中于研究它们。收据和账目全部查对无误,于是把账本和这些字据重新装进了口袋里。

“接下去,”弗莱吉贝说,“谈谈生意里买卖证券的那一部分吧,我最喜欢这个部分。你打算收买哪些破产人手头的证券?出什么价钱?市场上有哪些证券,你开出个单子来没有?”

“先生,一张很长的单子呢。”瑞亚回答说,一边掏出一个小记者本来,从其中抽出一张折着的纸头,打开以后,有六开纸那么大,写满密密麻麻的字。

“嚯!”弗莱吉贝接过这张单子时吹了一声口哨,“这年头破产的人可真不少!这些都是准备成捆卖出的吧,是吗?”

“送来成捆就成捆卖,”老人回答说,眼睛朝向主人的肩头下面,“或者成堆卖。”

“人家早就知道,半堆都是废纸,”弗莱吉贝说道,“你能不能按废纸价钱买进来?问题在这里。”

瑞亚摇摇头,弗莱吉贝把一双小眼睛落在那张单子上。这双眼睛马上就开始放光了,他一发现自己的眼睛在放光,便立即翻眼朝上回过头去望着那张俯向他的严肃的面孔,并且向壁炉架走去。他把壁炉架当作书桌,背向老人站立在那里,暖和着他的膝盖,继续不慌不忙地仔细阅读那张单子,时而回过去重新阅读其中几行,仿佛那几行特别让人感兴趣似的。这种时候,他会冲着壁炉架上的镜子瞥一眼,看看老人在怎样注意他。老人并没有注意他,因此他什么也没有发现,然而,老人觉察到主人在怀疑自己,便把两眼垂下,站立在那里。

弗莱吉贝正这样亲切地读着这张单子时,忽然听见外面房间的门前传来脚步声,又听见那扇门被人急匆匆地推开了。“听!你干

的好事，你这个犹太脑袋瓜，”弗莱吉贝说，“你不可能关上了门。”然后听见脚步声在房间里了，又听见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先生大声在喊，“您在哪儿呀，弗莱吉贝？”弗莱吉贝先低声告诫瑞亚，要他按照自己将会对他发出的暗示行事，然后才回答说，“我在这儿呢！”便打开了卧室的房门。

“请进！”弗莱吉贝说道，“这位先生不是别人，是圣玛丽·爱克斯街的帕布西公司的，我在试着为几张打回票的单据的事儿替一个朋友跟他谈判呢。可是说真的，帕布西公司对他们的债户可真够严厉的，难得让一步，看来我是白费时间了。我难道就不能为我的朋友跟您达成任何协议吗，瑞亚先生？”

“我不过是别人的代表呀，先生，”犹太人低声地回答，“我是按我主人的吩咐办事的。生意里投进的资本并不是我的。赚来的利钱也不是我的。”

“哈哈！”弗莱吉贝大笑着，“拉姆尔？”

“哈哈！”拉姆尔大笑着，“是呀。当然罗。我们知道。”

“妙透了，不是吗，拉姆尔？”弗莱吉贝说，因为他暗中玩的把戏而说不出的开心。

“老一套呀，老一套，”拉姆尔说道，“这位——”

“瑞亚先生，圣玛丽·爱克斯街的帕布西公司。”弗莱吉贝插进来说，一边把眼睛里滴出来的泪水擦去，他悄悄玩弄的把戏给他带来的乐趣真是太不寻常了。

“瑞亚先生不得不遵守为这种情况所规定的改变不了的规则呀。”拉姆尔说道。

“他只不过是别人的代表啊！”弗莱吉贝大声说，“主人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生意里投入的资本不是他的。噢！真妙呀！哈，哈，哈，哈——！”拉姆尔先生也随他一同大笑，并且做出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而他越是表现出这两点来，弗莱吉贝悄悄玩弄的这个把戏也就越是让他自己感到妙不可言。

“不过，”那位迷人的先生再次擦擦眼睛说道，“假如我们老是这

样下去，我们就会显得好像是在拿瑞亚先生，或者圣玛丽·爱克斯街的帕布西公司，或者别的什么人开玩笑啦，我们可决没这意思。瑞亚先生，劳驾您先到隔壁房间待几分钟，我在这儿跟拉姆尔先生谈谈，等您走之前，咱们再来想办法达成协议吧。”

这位老人在弗莱吉贝耍这套把戏的整个过程中一直不曾抬起眼睛来，这时他默默一鞠躬，从弗莱吉贝为他打开的那扇门里退出去。弗莱吉贝随手关上门，转身向着拉姆尔，那一位正背向着卧室的壁炉立在那里，一只手放在衣襟下，另一只手把自己的大胡子整个儿抓住。

“哈罗！”弗莱吉贝说，“出娄子啦！”

“您从哪里知道的？”拉姆尔问道。

“您的神气报告的。”弗莱吉贝无意间押着韵回答。

“那么好吧，是的，”拉姆尔说道，“是出了点儿娄子，整个儿事情都出了娄子。”

“我说嘛！”迷人先生非常缓慢地告诫似地说，他把两手放在膝盖上，坐下来瞪眼瞧着他这位背火而立、怒目而视的朋友。

“我告诉您，弗莱吉贝，”拉姆尔把右手一挥，重复说，“整个儿事情都出娄子啦。戏法儿完蛋啦。”

“什么戏法儿完蛋啦？”弗莱吉贝还像方才一样慢吞吞地问道，口气还更加严厉一些。

“那场戏法儿呀。我们的戏法儿呀。你念念这个。”

弗莱吉贝从他伸出的手里接过一张便条，高声念起来：“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先生钧启。敬乞阁下惠允致意，本人及内人均深悉拉姆尔太太与阁下对小女乔治娅娜之殷勤关注。本人及内人从今以后将永远拒绝接受此等关注，特此表达吾等不可更改之意愿，并望两家从此断绝往来，尚祈惠允是幸。阁下，作为阁下最为恭顺和极其谦卑的仆人，本人深感荣幸，约翰·波茨纳普。”弗莱吉贝眼睛瞧着这张纸条左右和下边的空白，看得时间很长而且十分认真，就像他瞧着纸条上方写有文字的部分一样，然后他对拉姆尔望去，那一

位则再次把右臂大大地一挥来回答他。

“这是谁干的事情？”弗莱吉贝说道。

“不可能想象。”拉姆尔说道。

“也许，”弗莱吉贝先用他一条非常不满意的眉毛作出反应，然后说出自己的想法，“是有人在破坏您的名声吧。”

“或者是破坏您的名声。”拉姆尔说道，眉头比他皱得更紧些。

弗莱吉贝先生似乎眼看要作出某些反对的表情，这时，他的手碰巧接触到他的鼻子。某种与这个器官相联系的回忆起了一个及时警告的作用，他把这个器官若有所思地捏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心里在考虑问题；这时候拉姆尔用一双鬼鬼祟祟的眼睛注视着他。

“得了！”弗莱吉贝说，“说空话也无济于事。假如哪天发现是谁干的，我们不会放过那个人的。没什么好说的了，只有一句话：您答应过要办的事情，是情势使您不能办到的事情。”

“而假如您更加迅速地利用情势的话，您答应过要办的事情，是您本来可以在今天之前办到的事情。”拉姆尔咆哮着说。

“哈！那个嘛，”弗莱吉贝把两只手插在土耳其式长裤的口袋里说，“就看您怎么说了。”

“弗莱吉贝先生，”拉姆尔以一种气势汹汹的口气说，“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在这件事情上，您对我有某种程度的指责，或者暗示对我的不满？”

“没有，”弗莱吉贝说道，“假如您口袋里带着那张我写的承担诺言的纸条，并且把它交给我的话。”

拉姆尔不无勉强地把纸条交出来。弗莱吉贝瞧了瞧，看清是原来那张，便把它揉成一团，扔进炉火里。他们二人都眼看着这张纸条点燃，烧光，并且化为灰烬，飞进了烟囪里。

“现在，弗莱吉贝先生，”拉姆尔还像刚才一样地说道，“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在这件事情上，您对我有某种程度的指责，或者暗示对我的不满？”

“没有。”弗莱吉贝说道。

“决无反悔地、毫无保留地没有？”

“是的。”

“弗莱吉贝，来，握手。”

弗莱吉贝先生握住他的手，说道：“假如哪一天发现是谁干了这件事，我们要留心那个人。让我以极其友好的态度，再跟您提一件事。我不知道您的境况如何，我也不想打听。在这件事情上，您蒙受了一笔损失。许多人都难免有时候会有困难，您可能是如此，也可能不是如此。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拉姆尔，您可千万——千万——千万，我请求您——别落进隔壁房间这个帕布西公司的手里，因为他们是一伙磨人精啊。地地道道的剥皮鬼和磨人精，我亲爱的拉姆尔，”弗莱吉贝意味深长地重复一遍，“他们会一点点地剥光您的皮，从脖子根儿一直剥到脚后跟儿，他们会把您浑身上下全都磨成粉的。您已经看见瑞亚先生是怎样一个人了。可别落进他的手里呀，拉姆尔，我作为一个朋友恳求您！”

这一番感情洋溢的恳求是非常郑重其事的，拉姆尔先生为此泄露出几分惊讶来，他于是问道，究竟因为什么他有可能落进帕布西公司的手里呢？

“说实在的，我有点儿不放心呢，”坦诚的弗莱吉贝说道，“因为当那个犹太人听见您的名字时注视您的那副神气。我不喜欢他那种目光。不过这很可能只是一个朋友的过于热心的幻想吧。当然罗，假如您有把握您在外边没有什么私人的借据，您可能不大有能力兑现，而又可能落进他手里的手的话，这就一定是幻想了。不过，我还是不喜欢他那种目光。”

拉姆尔神情沮丧，颤抖着的鼻子上有一些白色的凹痕时隐时现，仿佛是有一些折磨人的小魔鬼在那里拧他。弗莱吉贝注视着他，卑鄙的面孔上露出一阵抽搐，他用它来代替微笑，他的样子非常像是那个正拧着拉姆尔鼻子在折磨他的小魔鬼。

“我不能让他等得太久了，”弗莱吉贝说，“要不他会把气出在我倒霉的朋友身上。您那位非常聪明、非常讨人喜欢的太太近况如

何？她知道我们的事情吹了吗？”

“我把这封信给她看过。”

“她非常吃惊吧？”弗莱吉贝问道。

“我看她应该更加吃惊些，”拉姆尔回答说，“假如您那时候劲头儿更足一些的话！”

“噢！——那么，她认为是我不好罗？”

“弗莱吉贝先生，我不希望人家误解我的话。”

“您别发火儿呀，拉姆尔，”弗莱吉贝用一种顺从的口气说，好像在求他，“没这个必要嘛。我只不过提了一个问题呀。那么说她不责怪我罗？再提个问题。”

“不！先生。”

“那好极啦，”弗莱吉贝说，明明看出她认为是他不好，“替我问候她。再见！”

他们握手告别，拉姆尔大踏步走出房去，心中默默地在想着什么。弗莱吉贝望着他消失在浓雾里，然后回到火炉前，面对着炉火若有所思，把玫瑰色土耳其长裤的两条裤腿向两边叉开，在沉思冥想中弯起两只膝盖，仿佛要跪下去似的。

“你有一部络腮胡子，拉姆尔，我决不喜欢你那部胡子，”弗莱吉贝自言自语地喃喃说，“有钱也生不出你那部胡子来；你对自己的气派跟谈吐觉得了不起；你想拽我的鼻子，你搞得我出师不利，你的老婆还说是因为我才失败的。我要把你打倒。我一定要的，虽然我没有一部络腮胡子，”说到这里，他摸了摸自己脸上本来应该长出胡子来的部位，“没有气派，也没有谈吐！”

他如此使自己高贵的心灵得到宽慰之后，便收起了土耳其裤子的两条裤腿，伸直膝盖站直了身体，然后大声召唤隔壁房间里的瑞亚：“哈罗，你，先生！”看见这位老人重新走进来时那副亲切和蔼的样子跟他所给与他的身份之间的对比是那么强烈，弗莱吉贝先生再次感到非常开心，因此他一边哈哈笑着，一边大声宣称：“好哇！好哇！天啦，真是好极啦！”

“我说，老家伙，”弗莱吉贝笑够了之后继续说，“你去把我用铅笔标出来的这些全都买下来——瞧这儿画了勾，这儿画了勾，这儿也画了勾，——我赌两个便士，你以后一定会作为一个你本来就是的犹太人继续去榨取那些基督徒的血汗的。现在，下一步，你要问我讨一张支票了。或者你要开口说你需要一张支票了，虽然你有的是资本，藏在一个什么地方，假如有人知道你藏在哪儿就好了，可是你要上刀山，下油锅^①然后才肯承认的。——那张支票我会给你开的。”

他打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把钥匙来开另一个抽屉，又从这个抽屉里拿出另一把钥匙来去开另一个抽屉，又从这个抽屉里拿出另一把钥匙来去开另一个抽屉，在这个抽屉里，放着支票簿；他开完了支票，又把这个钥匙和抽屉的过程反方向重复一遍，把他的支票簿重新安全地收藏好。他这才手拿着一张叠好的支票招呼老人走过来，交给了他。

“老家伙，”弗莱吉贝说，这时犹太人已经把支票放进他的记事本里，正要把这个本子塞进他长袍的胸襟里，“我的事儿今天就谈到这里。现在来说说那件并非确切是我的事情吧。她在哪儿呀？”

瑞亚的一只手还没有从长袍的胸襟里抽出来，他吃了一惊，停住不动了。

“啊哈！”弗莱吉贝说，“没想到吧！你把她藏在哪儿啦？”

老人显出他是大吃了一惊，他在片刻之间惶惑不安地注视着他的主人，他的主人因为他这样的气色而大为高兴。

“她是不是在圣玛丽·爱克斯街由我付租纳税的那幢房子里呢？”弗莱吉贝追问道。

“不是，先生。”

“她是不是在那幢房子屋顶上你们那个花园里——上去寻死去，或者什么。那个笑话儿是怎么说的？”弗莱吉贝问道。

^① 上刀山，下油锅，原文大意是：放在烧肉架上烤，加胡椒，加盐。

“没有，先生。”

“那么她在哪儿呢？”

瑞亚把眼睛朝地面看着，仿佛在考虑是否可能同时回答这个问题而又不会为他人谋而不忠，然后他静静地抬起眼睛来望着弗莱吉贝的面孔，仿佛是考虑好了，认为他能够这样回答。

“得了吧！”弗莱吉贝说道，“我这会儿也不逼你说出来。可是我要知道这个，我会知道这个的，告诉你。你打算干什么？”

老人用他的头和两只手作出一种表示抱歉的动作，好像他没有了解主人家的意思，他默默地眼望着他表示询问。

“你不可能是一个寻花问柳的骗子手吧，”弗莱吉贝说道，“因为，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可怜可怜吧’，你知道——假如你当真知道几句基督徒的诗歌的话，‘他的颤抖的双手把他引向那’——如此等等。你是老前辈当中的一个呀，你是一个站也站不稳的老怪物呀，你不可能跟这个丽齐谈恋爱吧？”

“噢，先生！”瑞亚抗辩道，“噢，先生，先生，先生！”

“那么干吗，”弗莱吉贝反驳他，脸上微微浮出几分红晕，“你说不出个道理，你为什么把你的勺子伸进这锅汤里来？”

“先生，我愿意把实情告诉您。可是（原谅我提个条件）这是一种神圣的相互信任，这是要严格地凭人格来担保的。”

“你也要谈人格！”弗莱吉贝大声说，嘴巴嘲弄地一喷，“犹太人的格啊。好吧。说下去。”

“是凭人格担保的，先生？”另一个还在提出他的条件，态度恭恭敬敬，又坚持不让。

“噢！当然啦。正大光明的人格。”弗莱吉贝说道。

老人因为从来不曾被招呼坐下，便立在那里，一只诚挚的手扶在年轻人安乐椅的椅背上。这位年轻人坐在那里，眼睛望着炉火，脸上是一副洗耳恭听的好奇表情，随时准备着挑他的毛病，找他的岔子。

“说下去，”弗莱吉贝说道，“从你的动机说起。”

“先生，我没有别的动机，只是想帮助得不到帮助的人。”

这种难以置信的说法在弗莱吉贝先生心中所引起的情感，只能教他鼻子里轻蔑地嗤一声来加以表达，那嗤的一响，声音长得惊人。

“上次你在我那个屋顶上的可怜的花园里见到她的时候，我已经说过我是怎样认识这个闺女的，又是怎样简直可以说钦佩和尊重这个闺女的。”犹太人说道。

“是吗？”弗莱吉贝不相信地说道，“好吧，不过也许你是说过的。”

“我越是了解她，就越是对她的遭遇感兴趣。她的这些遭遇逐渐凑成为一种危机。我发现她非常苦恼，因为有一个自私的忘恩负义的弟弟，因为有一个无法接受的求婚者，因为有一个更加强有力的人所布下的爱情的网，还因为她自己心头的种种诱惑。”

“那么在这些小伙子当中她已经喜欢哪一个罗？”

“先生，她有于心于他，那只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有许多优点，而且是很大的优点。但是他跟她地位不同，而且他也无心娶她为妻。危险越来越逼近她，把她围困住，四周顿时阴云密布，这时候我——正像您所说的，先生，我是太老了，太潦倒了，人家不可能怀疑我对她怀有什么感情，除非是一种父辈的感情——我便插手进来，建议她逃开。我说：‘我的女儿呀，人有时候是会遇到精神上的危险的，在这种时候，一个人能做出的最牢靠的有效的决定是逃开去。在这种时候，最勇敢大胆的行为是逃开去。’她回答说心里也这样想过；可是没人帮助，不知道能往哪里逃，并且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她。我告诉她有一个人可以帮助她，这就是我。于是她就逃开了。”

“你怎么给她安排的？”弗莱吉贝说，一边摸着自己的面颊。

“我把她安置在一个远远的地方，”老人说道。他把他一只摊开的手从另一只摊开的手边严肃地、平稳地挥开去，直到手臂伸直的程度，“安置在一个远远的地方——安置在某些我们的人当中，在那儿，她可以靠她的勤劳维持生活；在那儿，她可以有希望施展自己的这种长处，任何人也不会来侵犯她。”